

清明:中华民族感恩节

◆吴风越俗 ⑥潘江涛

青山隐隐,芳草萋萋,春天的脚步总是来去匆匆。“二月里来好春光”的余音还在耳畔萦绕,倏忽之间便到了踏春赏景、祭扫亲人的清明时节。

2006年5月20日,国务院将清明节列入我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;2007年12月,又正式把清明节定为法定节假日。从2008年起,清明节开始放假。

清明是时令,最初仅作为一种节气,用于指导农事。《历书》记载:“春分后十五日,斗指丁,为清明,时万物皆洁齐而清明,盖时气清清明,万物皆显,因此得名。”

从天气物候的特点看,清明少了惊蛰、春分时的乍暖还寒,气温暖和,雨水丰沛,万物欣欣向荣,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令,故有“清明前后,种瓜种豆”之俗话。

清明也是节俗。一年365天,可分为“四时八节”。“四时”者,春夏秋冬也;“八节”则指上元、清明、立夏、端午、中元、中秋、冬至和除夕。孔子说“古也墓而不坟”,既然墓地没有隆起的标志,当然就不可能有扫墓祭祀之事。清初博学的毛奇龄在《辨定祭礼通俗谱》卷二《清明日、霜降日行墓祭礼》中指出,到墓上祭祀亡灵的习俗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,六朝、初唐期间形成了寒食节扫墓祭祀的习俗,唐玄宗时把寒食祭扫的习俗“著为令”,公务人员还放假,以便出城上坟。寒食后一日为清明(或说三日),两节相近,逐渐混淆。至宋代,清明祭扫遂成风俗,流传至今。(王学泰《清明节的变迁》)

细细咀嚼,不管是时令还是节俗,汉字就是这么神奇,“清明”两字朗朗上口,念一念,便让人想起“水至美则曰清”“日月双悬则曰明”的话语来。

万物生发春正好,人间最美四月天。

清明时节,天朗气清,惠风和畅。“春城无处不飞花,寒食东风御柳斜”,诗中描绘的是花开柳拂的景色,杨柳着一身嫩绿的新装,柔柔地将其托起,又齐齐将其放下,飘来又荡去。成双成对的春燕看得眼热,贴着柳枝,斜斜飞过,忽然发出“唧唧”的呢喃。树木中的鸟儿,“叽叽喳喳”卖弄清脆的歌喉,呼朋唤友,欢快地起舞。蛰伏了一冬的虫蛇早已爬出冰冷的巢穴,也以各自特有的生存招式,和这个温暖的世界打着招呼。

春到李祖

一个明媚的春日,我走进李祖村。这颗镶嵌在群山间的璀璨明珠,与春风共舞,在春光中熠熠生辉。

李祖村位于浙江省金华市义乌市后宅街道,是个有着近千年历史的传统村落。村庄景色如画,民风淳朴,自古就有“耕读传家”的优良传统和“信义立世”的商业精神。

沿着平坦整洁的主干道步入村口,便见一池春水,清澈明亮。小桥横跨其上,流水潺潺,垂柳依依。鱼儿在水中自由穿梭,宛如一群欢快的精灵,绘就了一幅流动的画卷。

再往村中走,两座纯木制的牌坊映入眼帘。一曰“缩影”,一曰“日新”,它们默默诉说着李祖村的往昔与今朝。在“缩影”的庇佑下,十三幢古老的徽派建筑静静伫立,每一砖每一瓦都承载着岁月的印记,见证了李祖村的沧桑变迁。而“日新”的一侧,则是村民新建的房屋,红墙青瓦,与古老建筑交相辉映,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。

深入村中,我发现了一条条铺满鹅卵石的小道,路边有上百个磨盘砌成的花坛,树荫下有碾子搭起的茶座。这些小巧精致的景点让人惊喜不断,每一步都有新的发现。白墙墨瓦、长廊祠堂、小桥流水,与静谧的时光相互辉映,让人流连忘返。

除了美丽的风景,李祖村还有丰富的文化体验。这里是国际创客村,融合了景观建筑、文化艺术、手工作坊、民宿客栈、休闲美食等元素,为游客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体验空间。在“十亩时光·共享营社”露营基地,我体验了露营和烧烤的乐趣;在“生机花园农场”,我亲手采摘了新鲜的蔬果;在“妈妈味道美食街”,我品尝了地道的本土特色小吃。

最令我难以忘怀的,当属那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“李氏梨膏糖”。追溯其历史,竟已逾千年。以三花梨为精髓,经过匠心熬制,其口感清甜而不腻,仿佛在诉说着古老的甜蜜故事。

又有一处名为“沙漠的染坊”,屋内两口染缸静立,几支柱子撑起一片天地。蓝色的染布随风轻舞,仿佛正在演绎着扎染的神秘与古老。

“梨花风起正清明,游子寻春半出城”,诗中洋溢的是欢乐浪漫的气息。清明时节,新生草木荡尽尘埃,无不以朗润清新的姿态盛装出场。毛茸茸的嫩绿在春天里流淌,那绿,轻柔撩人,沁人心脾,勾魂魄。沉闷了一冬的人们,急匆匆地脱掉厚重的冬衣,欣喜地踏入春天,三五结伴,去郊外踏青、采摘、植树,在轻柔的春风里走走停停,尽情享受,轻松放飞。

清明怎能没有雨?落雨才有意境。清明雨丝纷纷扬扬,却没有夏天那么急骤,秋天那么萧瑟,冬天那么寒彻,总是那么缠绵,轻似牛毛,如烟似雾,无声无息,似一股暖流缓缓注入地下,滋润万物——萌发蓬勃的叶茎,倾吐绿色的思念,盛开芬芳的花朵,铺就理想的金黄,寻觅丰收的乐章。

“东风作伴,春雨销魂。”古往今来,众多文人墨客为我们勾画了无数清明画面。其中,最经典的要数杜牧的清明,牧童短笛奏出的清亮音符一直在耳边回响,而杏花春雨酿就的那坛老酒,闻之欲醉;范成大的清明是微风细雨花燃柳色的明媚,是半空中飞翔的纸鸢鸟鸟的姿势;欧阳修的清明最好,西湖风光醉倒无数游客,从堤岸到城头沿途开满鲜花;贾岛的清明也不错,人生幸事,无非二三好友园林小聚,相叙甚欢……

余光中说:“诗在如人在。”一个民族的诗歌文学,往往是这个民族心灵世界的写照。那一首首“清明”诗,就像一面镜子,让我们看到中华民族关于“清明”的文化心理、文化态度和文化民俗。

人生代谢,相隔阴阳;物是人非,年年离殇;梦牵魂绕,岁岁惆怅。到了清明,无论你身在何处,无论你工作多忙,耳畔都萦绕着声声呼唤,这声音比春天的雨丝更能复苏我们的情感记忆。

死生事大,清明回乡,是一种信仰,也是一种情感。但同样都是回乡,清明和春节却是两种不同的感受。

清明凄清幽寂,加上细雨霏霏,让人清静了许多,总是想到流逝、过往,还有那些长眠于地下的先人。

“扫墓”,大约是城里人的专属词汇,实际上,在浙中腹地,在我生长的那片土地,这种祭奠祖先的仪式有着更为通俗的表述:上坟。

“南北山头多墓田,清明祭扫各纷然。纸灰化作白蝴蝶,泪血染成红杜鹃。”乡村的坟头多在村庄四周,稔熟的程度就像隔壁邻居,一个个叫得出名字。

每到清明,他们的后人都会陆陆续续地回家,扶老携幼来到坟前,拭一拭墓碑,清一清杂草。点燃香火,对

老。我踏入其中,只见主理人楼沙漠霜与扎染爱好者们正忙碌于手工艺品之间,每一针每一线都流露出对传统的热爱与尊重。

李祖村,这片古老的土地,为创业者们提供了一个开放的舞台。在有着近百年历史的四合院内,乡恋学堂主理人屈琼阁带领着孩子们体验活字印刷与古法造纸,仿佛穿越时空,触摸到了古人的智慧与匠心。

“进口商品馆”内琳琅满目的全球好物令人心动不已;而“子曰学堂”则让人沉浸于乡村的自然之美,于国学殿堂共同诵读经典,感受文化的厚重与深邃。

此外,清华大学的 Pure life 蒸馏器咖啡馆更是一个集多元文化于一体的文创空间。主理人来自五湖四海,他们研发的李祖村名咖啡口感独特,每一口都令人回味无穷。

李祖村的春天,让我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美丽和传统文化的魅力。我相信,无论是谁来到这里,都会被它的美丽和宁静所吸引,感受春到李祖村的美好。

谁能想到,李祖村曾得“水牛角村”之名,暗示着这片土地曾经的贫瘠与希望之微。过去的李祖村集体经济不好,缺乏生机与活力。“垃圾靠风刮,污水靠蒸发”,那时村口有一个小水塘,村民们经常去塘里洗拖把、刷马桶,不仅不卫生,还存在安全隐患。“屋内现代化,屋外脏乱差”,当时村民没有环境卫生意识,平时不需要的东西都随意堆在屋外。

然而,正是这片看似贫瘠的土地,却孕育着一股不屈的奋斗精神。二十多年前,一位退休的李祖村老教师以“无中生有商贸城,无欲无求李祖人”的对联,寄托了对村庄未来的美好期许。在“千万工程”春风吹拂之际,村两委如舵手般引领李祖村扬帆起航,踏上了整治人居环境、改善交通条件的征途。方豪龙,这位七年前上任的村党支部书记,怀揣着满腔热血,带领村民披荆斩棘,致力于路面硬化、路灯亮化等“小五化”工程,让古老的李祖村焕发新生。

资金如血脉,滋养着每一个项目。在市里财政的支持下,村民们慷慨解囊,有钱出钱、有力出力,共同为村庄的蜕变贡献着力量。环境的改善只是起点,产业的蓬勃发展才是新的挑战。随着“千万工程”迈进“千村精品、万村美丽”的新阶段,时任村主任的方义民陷入了深思。

李祖村虽隐于群山之中,缺乏山水美景和产业基础,但方义民坚信,政策的东风定能吸引年轻创客的驻足。于是,免租金、项目启动资金等优惠政策如雨后春

着墓碑,鞠躬,祈祷,无语凝噎。未了,烧冥钱,燃鞭炮,用最朴素的方式寄托对已故亲人的哀思。

曾子说:“慎终追远,民德归厚矣。”饮水思源,福不忘本,清明祭扫不仅是生者对逝者表达怀念和哀思的方式,还承载着后辈希冀先祖降福荫庇的美好愿望。

对于传统节日,中国老百姓都有一种特殊情结。为何清明是惟一融合了“节气”与“节俗”的综合节日?

家是小小国,国是千万家。由个体而家,由家而族,由族而国,家的概念就上升为国家情怀。人们从发自个体情感的感恩与纪念,构成了不同层面的认同与归属。缅怀昨天是为了守护现实,期盼未来,在礼敬怀念中升华情感,在思考感悟中审视生命,在启迪激励中激发希望。

四
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,中华大地山河破碎、风雨飘摇,为拯救民族危亡,无数英烈前赴后继,慷慨悲歌,或刑场罹难,或血染沙场。他们是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和魂灵,是中华民族不朽精神的载体和化身。

国家不能没有历史,民族不能没有记忆。但是,承平日久,我们对于战争的记忆开始模糊,对于来路的痕迹也不那么清晰,而清明正是这样一个节点,让我们延宕亲情血缘,缅怀革命先烈,珍惜和平岁月。

从烈士纪念日到国家公祭日,从纪念长征胜利到纪念抗战胜利,对先烈的深情怀念与崇高敬意,让清明多了一层家国意味,使之成为彪炳伟大精神生生不息的重要时刻。

清明,我们仰望高耸的人民英雄纪念碑,感念来之不易的红色江山,坚定信念;清明,我们凝望鸭绿江的对岸,遥祭长眠异国他乡的英魂,保家卫国;清明,我们在南京“遇难者300000”的石壁前深鞠三躬,勿忘国耻;清明,我们献一束鲜花在汶川大地震的废墟遗址上,多难兴邦……

感恩,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。我说,清明节就是中华民族的感恩节。因为感恩是基本的伦理基础,对亡故先人怀有一颗尊重之心和深深的缅怀之情,是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这一天,我们追忆先祖,传承家风,仿佛远去的亲人仍在含笑注视,我们静静思考如何度过自己的人生。

这一天,我们洒扫长阶,素衣静立,将一段肃穆的时光,交付于灵魂的洗涤和心灵的净化。

这一天,我们重温历史,鉴往知来,其中蕴含着强大的意志、崇高的信仰、壮美的诗篇,凝聚为一股更为强大的精神力量。

◆笔走万象 ⑥陈公炎

笋般涌现,为这片古朴村落注入了新的活力。如今,五十余个产业项目在这片土地上落地生根。

这些文化项目不仅为村庄带来前所未有的繁荣,更将李祖村的文化魅力延伸到了村外。摄影基地、农耕体验、造纸刻字体验等活动,让游客们能够在自然环境中感受李祖村的独特魅力。而“life 生机农场”、汽车露天影院、篝火晚会、“共富市集”等年轻人喜欢的娱乐项目陆续落户李祖村,让越来越多的人爱上了这里。因此,李祖村也获得了“国际文化创客村”的美誉。

在这些创客中,既有怀抱梦想的清华才俊,又有归乡创业的“农小青”,更有远道而来的外国友人,为这片古老的土地注入了新的生命力。村党群服务中心电子屏幕上显示的一长串增长数据,不仅记录着李祖村的成长轨迹,更展现了村庄未来的无限可能。

站在李祖村,仿佛置身于一幅生动的田园画卷。绿意盎然的田野、错落有致的农舍、欢声笑语的村民,构成了一幅和谐美好的画面。而在这幅画卷中,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无疑是那位引领者,他带着村民们,一步步走在共富的道路上。

遇见方豪龙时,他正与邻村的党支部书记们讨论交流。他们的话题,如同春风拂过田野,温暖而深邃——如何从一村之富,迈向区域之繁荣?如何从单村之兴,扩展至众村之盛?如何加速农村的现代化进程,带领广大农民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?

方豪龙,这位有着前瞻眼光的乡村致富带头人,深知真正的富裕不是个人的,也不是单个村落的。他怀揣着一种信念,期望通过党建联建、农文旅产业的深度融合,将周边的村庄紧紧相连,共同迈向繁荣。他坚信,只有如此,才能让更多的农民朋友共享富裕的果实。

在与方豪龙的交谈中,我深切感受到他对乡村人才的珍视。他深知,乡村的持续发展,其核心在于人才的培育与引进。因此,在全国两会上,他积极提出关于加速农村人才创业创新平台建设、提升农业专业技术人员服务配比的建议,希望为乡村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,让这片土地焕发出勃勃生机。

他们在村中的小路上留下的不仅是足迹,更是对共同富裕的执着追求与坚定信念。

春天的李祖村,是美妙的诗篇,是动人的歌谣,是一个充满生机与希望的地方。在这里,我看到了共富的追寻者们如何用智慧和汗水,书写着属于他们的精彩篇章。而我,也愿意成为他们的一分子,与他们一同追寻那更加美好的未来。



面里卧蛋——闲读《鹤园听雨》有感

市作协开年会那天,报到台上照例放着一溜会员新出版著作,正寻思着选几本,一旁有人道:“老季的不错,值得一读。”如果是个卖书场合,可能会以为这是老季请的托儿,现在反正免费自取,遂领了老季两册《鹤园听雨》。

近几日恰有雨,翻开《鹤园听雨》想看看怎么听雨,一看还就停不下,窗外风雨细雨,书里鹤鸣九皋,倒让人消磨了好几晚冷清夜色。

古人云“读经味如稻粱,读史味如肴饌,读诸子百家味如醯醢”,都是拿食物、佐料为喻,在此我也装回文雅,《鹤园听雨》之文,颇像“面里卧蛋”。



什么?东阳沃面。

记得首次吃大名鼎鼎的东阳沃面,老板刚一端上桌,还真有几分失望,因为这面貌似普普通通、平平常常,待到吃上一口,很鲜很过瘾,继续吃,惊喜不断,里面潜伏着一众虾兵蟹将、蘑菇木耳,它们一个个唇红齿白搔首弄姿,终至半推半就以身相许。

《鹤园听雨》里的潜伏者,比谍战片更合理,比东阳沃面更繁复。复杂的事情要简单说,所以我将这些潜伏者,简称为蛋。蛋有大小、口感、肤色、营养之别,但都是好蛋,绝无坏蛋、臭蛋、笨蛋也。

好蛋之一——多位文友给老季提供的义乌方言、民俗民谚小故事,成了一枚枚大小不一、各具风姿的鸽子蛋。

《鹤园听雨》里的素材,少部分来源于文友之友情赞助,作者老季将它们逐一加工、打磨、上色、点睛,制成一枚枚小巧精致的迷你小蛋,一口一个,包你满嘴生香。

好蛋之二——广泛阅读拓宽了老季眼界,他将阅读所得与人生阅历相糅合,奉献了一枚枚味道鲜美的土鸡蛋。

老季将《红楼梦》《聊斋志异》《三言两拍》读活读透了,化作了自己的血肉,因而当他将那些名著桥段与看似下里巴人的故事炒作一盘之时,读者并没有丝毫违和疏离感,反而有了林妹妹说笑刘姥姥的俏皮与生动。文学要创新,也要传承,而现在很多所谓之创新,离中国文脉已远,渐显走火入魔之态。活用古典,足见老季传承之功力,故他以深挖民俗文化来闯创作新路,遂能左右逢源,断不致成无源之水、无本之木。

好蛋之三——小小小说名家、佛堂文化资深研究者李邦林老师的一组怀旧散文,直接借鸡生蛋于《鹤园听雨》(卷二)之中,成了该书的一个章节,成了赵本山小品《扯蛋》中那串橙黄油亮、营养价值特高的甲鱼蛋。

李老师的这组文章,有点像汪曾祺文字,说散文说小说皆可,总之在他笔下,古镇的更夫、酒鬼、裁缝、担水佬、理发匠、卖药人,一个个粉墨登场,一个个气韵生动,演活了一台台活色生香的民俗生活剧。

夸了一番蛋,其实最终还是想夸面。不过又一想,将蛋夸够了,再夸面也就画蛇添足了,于是打住。

老季者,季诚御也。

◆书人书话

⑥傅根洪